

中國夢區別于美國夢的七大特徵

石毓智

在十二屆人大會議上，習主席全面闡述了“中國夢”，熱議如潮。然而要透徹理解“中國夢”就是給中國人民量身定做的“一雙鞋子”，只有穿上它才舒適，才輕快，才青春煥發，才健步如飛，那么最好的視角就是與著名的那雙美國鞋子——“美國夢”來比較一下。

迄今為止，敢以國家來“做夢”的只有中國和美國這種大國。要知道，不是每個國家都有資格來做夢的，只有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有足夠大的時空去想像，有實力和自信去實現，才能自己做自己的夢。否則，一個蕞爾小國臥榻在另一大國之側，自己的命運朝不保夕，睡覺都不踏實，哪能悠悠哉哉地做夢？資源匱乏的國家，經濟命脈捏在別人的手心里，一天到晚膽戰心驚，怎敢呼嚕呼嚕睡大覺？

先讓我們再重溫一下“中國夢”和“美國夢”的具體內容。

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習近平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

讓我們所有階層的公民過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國夢，這是我們迄今為止，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作出的最偉大的貢獻。——摘自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 (James Truslow Adams) 的《美國史詩》

中國夢與美國夢的不同是必然的，這是由歷史、文化、經濟、地理等因素決定的。兩者的差別及其原因可以概括為如下七點。

中國夢是國家的富強，美國夢是個人的富裕

較之中國，美國具有巨大的地理優勢，三面環海，易守難攻，建國伊始就是一霸，歷史上從未受到其他國家的侵略征服，倒是常常主動出擊攫取他國資源。所以他們一直沒有國家安全之憂，人民可以專心做自己發財致富的夢。但是，自古以來，中國周邊的環境一直極為險惡，歷史上與周邊國家的征戰從沒有停止過，幾次被其他民族征服蹂躪。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國家的富強是人民安居樂業的前提和保障，所以中國夢必須把“國家富強”放在第一位。

讀到一篇解釋中國夢與美國夢不同的文章，其中提到，二者的不同是“是價值觀上的差別”，“要中華民族復興，中國夢就必然奉行集體價值，以集體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的是集體的整體利益；相反，美國夢奉行個人價值，以個人主義為哲學基礎，追求的是個人的物質利益。也就是說，中國夢有着家國情懷的特徵，而美國夢則更多個人奮鬥的色彩。”這種看法似乎正在成為理解眼下“中國夢”的基調。

德國神學家，被稱為德國教會良知的反納粹宗教家士潘霍華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說過，“人們在比較自己與從別人那里學到的東西時，特別容易高估自己的成就。”美國夢真的只是追求個人的物質利益嗎？真的就沒有與共同體有關的“情懷”？

“美國夢”最早由歷史學家亞當斯 (James Truslow Adams) 在《美國史詩》(The Epic of America, 1931) 中提出，成為一個流行的說法。他寫道，“上個世紀，那個將千萬人從別的地區吸引到我們國家來的美國夢，並不僅僅是由於物質的豐富(儘管這也非常重要)，而是要遠遠超過這個。這是一個讓每個人都能充分得到發展的夢，這個夢要摧毀的是那些在老舊世界中豎起的壁壘，……要顛覆的是那些只是為某些階級自私自利服務的社會秩序。”美國是一個移民的國家，千萬萬從“老舊世界”到美國這個“新世界”來追尋他們在自己“祖國”不能實現的希望。每個國家都有可能的夢想機會，但只有美國才是給外來者提供夢想機會的國家，在這個意義上說，美國夢是很難在其他國家複製的。

美國吸引許多別的國家人們來尋夢和圓夢，首先是因為它擁有許多人向往的民主制度和自由、平等價值觀。例如，德意志 1848 年革命在軍事鎮壓下失敗，數千名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被迫逃走，大多去了美國。對這個沒有貴族特權等級，沒有專制政府權力的國家，其中一位如此寫道，“德國移民來到一個新的國家，那里沒有專制權力，沒有建立在壟斷、苛捐雜稅上的特權秩序，沒有對信仰和良心的抵制。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地到處旅行、定居。不需要身份證，沒有警察來干涉他的私事或監視他的行踪。……任何人只要盡職和能幹，就能得到榮譽。窮人和富人都是平等的，學者一點也不比最貧寒的工匠身份高。隨便干哪一行都不用覺得丟人。……擁有財富和房產的人，一點也不比最窮的公民擁有更多的政治權利。沒有貴族，沒有特權階級，沒有軍隊在肉體和精神上鎮壓人民，沒有大批不干事的官僚吮吸人民的血汗。更重要的是，沒有君主和腐敗的法庭，……在這樣的國家里，一個人只要有才能，精力旺盛，堅韌不拔，就能得到遠遠超過在君主制國家里的機會”。

並非每一個到美國來尋夢和圓夢的人都能成功地如願以償，但美國夢卻一直還是一種有

中國夢的目的是民族振興，美國夢的目的是個人成功

中國是一個以漢民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統稱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生於茲養于茲，患難與共，休戚相關，對這塊熱土具有十分深厚的感情。大家有一個共識，民族孱弱，任人欺凌，個人的尊嚴就會喪失，生命財產得不到保護，哪有幸福可言？美國的民族情況遠比中國複雜，黑白兩極對立，黑人長期受白人歧視，現在雖然法律上是平等了，但是骨子里的不平等是一時無法消除的，一件小事就可引起內部激烈的民族衝突。美國是個移民國家，人們沒有鄉土依戀，缺乏民族觀念，自然也就只談個人的成功。

中國夢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實現，美國夢可以利用其他國家的人才資源達到

“美國夢”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獨立宣言》，強調天賦人權，每個人都有同樣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美國夢”特別是強調，不管出身、不論階級，每個人具有同等靠自己的能力和成就而獲得成功的機會。這對於那些階級分明的歐洲小國的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誘惑他們、鼓勵他們來美國冒險。歷史上，美國多次利用其他民族的人民來發展自己的國家。比如早期從非洲引進大量黑人搞種植，十九世紀利用中國勞力修鐵路，現在又大量吸收墨西哥、東歐的人從事各種各樣的體力工作，很多白人成了有閑階級，整日打高爾夫享清福。然而，中國是一個具有

13 億人的大國，不可能靠大量引進外來人才發展自己，所以習總書記才強調“實現中國夢必須走中國道路”，“實現中國夢必須弘揚中國精神”，“實現中國夢必須凝聚中國力量”。

中國夢是群體的和諧幸福，美國夢是個人的自由和快樂

中國人自古就有一個“家國”的概念，群體意識一直很濃，講究的是“家和萬事興”。一個家庭之內，關係和睦，人人安康，自己才能幸福。所以中國人的幸福是群體意識的。在一個家庭內部，幸福是共享的；在一個國家內部，幸福也是共享的。所以，習近平總書記用三個“共同”來描繪中國夢的願景：“共同享有精彩的人生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同祖國和時代一起成長與進步的機會”。然而歐美文化則強調的是個人主義，追求的是個人的自由和快樂。

中國夢具有縱深的歷史感，美國夢只有現實的體驗

實現中國夢的自信相當一部分是來自歷史。中華民族具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歷史上多次強盛，曾是那個時期世界上最富強的國家。最近這些帝王連續劇的繁榮，反映的就是大眾這種心態。西方一些國家擔心中國崛起，其中一部分因素就是來自歷史，因為他們相信中國人具有再現歷史的能力。一個歷史上從沒有強盛過的小國家，你吹噓得再厲害，別人也只會把你當做笑話看。習近平總書記這句話“實現中華



力的召喚力量，為什麼是這樣呢？亞當斯解釋說，那是因為美國夢代表的是一種關於社會秩序的公正理想，“一直就有這樣一個美國夢：在這片土地上，每個人的生活都可以變得更好，更富足，每個人都能以他的努力和成就找到自己的機會。歐洲的上層階級很難恰當地理解這個夢，而我們當中也有很多人厭倦了或不再信任這個夢。這不只是一個關於汽車、房子或高工資的夢，而且是一個關於社會秩序的夢。在這個社會秩序

國強邦之夢，而是一種植根于美國民主制度，並由大多數美國人共同認可的價值產物，類似于托克維爾所說的“民情”(moeur)或文化學者們所說的“民族精神”或“國民秉性”(national ethos)。與這樣的美國夢相比，眼下提倡的中國夢確實是不同的。

首先，一個值得成為民情或民族精神的夢，必須有正義的價值。並不是有夢就一定是好夢，沒有正義價值的夢可能是壞夢，甚至是噩夢，希

“中國夢”與“美國夢”的差別

徐貴

里，每個男人和女人都憑藉自己的內在能力得到最大的尊重，不論出身是貧賤還是富貴，可以一樣受到他人的承認。”

1960 年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同樣把美國的民主核心價值——自由、平等和尊嚴——視為美國夢的生命源泉。他說：“我們可以爭取到自由，因為在我們發出的要求呼聲中，有着我們國家神聖的遺產和上帝的永恆意志。……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上帝的子女……他們是在捍衛美國之夢中最優秀的東西，也是在捍衛猶太-基督教中最神聖的價值，並因此將我們的國家帶回民主的偉大的源泉，這個深深的源泉是建國之父們在制定憲法和寫作《獨立宣言》時為我們開掘出來的。”民權運動領袖的另一位積極分子杰西·杰克遜 (Jesse Jackson) 說，“什麼是美國夢？美國夢就是一個大帳篷，它有四個基本承諾：法治下的平等保護、平等機會、平等參與和公正對待。”美國夢的核心是它的自由和平等價值——自由不是個人的為所欲為，而是每個人的自我實現和選擇如何自我實現；平等不是結果的平等，而是機會的平等。

美國夢並不是一個由國家政權所規定的富

特勒的德國夢、斯大林的蘇聯夢、不斷革命的中國夢、波爾布特的紅色高棉夢，都不是沒有夢，也不是沒有大批盲目跟着做夢的群眾，但結果都成了噩夢。為了避免歷史噩夢的重演，中國需要的是一個與過去的噩夢有所切割並根本不同的夢。

就像美國夢一樣，中國夢的價值必須來自它對共同體每個成員所做的政體價值承諾。馬丁·路德·金把美國夢的價值源頭追溯到由《獨立宣言》所表達的，並由憲法所規定的美國政體價值。《獨立宣言》說，“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憲法第一修正案更是規定了美國公民的政治權利。公民的政治權利是爭取一切其他權利，包括實現個人夢想所必須的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權利。確實有不少人只是把美國夢當作追求發財致富或提陞自己和後代的社會地位，那是因為他對自己在美國可以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利已經覺得可以放心，因此無需再堅持將此作為人生夢想的一個部分。美國夢的前提是，人必須享有自由，正如美國參議員蘭德·保羅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里就用了“復興”這個詞，其中就透露着樂觀和自信。然而，美國只有兩三百年的歷史，自建國起，靠利用其他國家的資源和人才逐漸變成一個超級大國，所以它的夢是把現實延續下去，不讓挑戰他的力量出現，一直可以做自己的美夢。

中國夢依賴群策群力，美國夢靠的是個性張揚

實現中國夢，要凝聚大家的力量，人人給力，踏實勤干，利用每個人的聰明才智，朝一個方向努力。它靠的是集體的意識，集體的力量，集體的智慧。一句話，中國夢要靠全民族強大的合力來實現。縱觀歷史，不難發現，中華民族是個優秀的民族，但是也是個喜歡折騰的民族，自毀力強大的民族，很多時候是發展一段，折騰一段，致使國家的發展可能不進則退。所以，現在要實現夢想，就必須統一大家的意識，明確一個目標，勁往一處使。然而美國自建國起就走的是一條務實的道路，就是簡單追求個人富裕幸福，所以個人成功的合力構成了國家的強大。中國人可以辦大事，但首先要統一意識。

中國夢是為了民族光榮，美國夢是為了個人榮耀

自鴉片戰爭以來，領土被侵佔，人民被蹂躪，生靈塗炭，民不聊生，一個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一次次大災難，這都是民族的創傷。近代史上，多少志士仁人拋頭顱灑熱血，就是為了民族有尊嚴，國家有安全，人民可以安居樂業。“今天，我們的人民共和國正以昂揚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習近平總書記這句話擲地有聲。沒有這種歷史痛的國家是很難理解中國人的這種渴望。美國就沒有這種痛，所以它也不會做這種夢，因而，美國夢強調的是個人的富裕、成功和社會地位的提高。

還要明確一點，美國夢經歷變革，中國夢也是動態的。隨着社會的進步，人們的期望也會改變，夢想也會有所不同。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中國夢”是根據“中國腳”量身定做的“一雙鞋”。生活在中國，就專心做自己的夢，通過實幹來實現自己的夢想。

(作者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

(Rand Paul) 說，“自由一旦被剝奪，美國夢就會枯萎、死亡。”

相比之下，讓每個人都能享有自由、平等的公民權，這本身還是一個有待實現的中國夢。以現在的情況來看，對每個公民至關重要的政治權利要求以及與此息息相關的政治改革還沒有被包括到所謂的中國夢里。

中國夢與美國夢的根本差別在于，它是出于一時之需的“理論建樹”和國家機器的“政治宣講”，而美國夢則是在美國歷史發展和變化中自然形成的。一個是來自官方，另一個則是來自民間；一個是政治精英在代表人民編織夢想，另一個則是普通人腳踏實地的實踐自證；一個是自上而下的意識形態宣傳，另一個則是滲透在日常文化中的國民精神。這是兩種不可同日而語的夢。其實，中國的官方政治話語向來並不缺少關於“夢想”的宏大話語，只不過這一次是用夢來說夢而已，難免只是一種幹部必說，學生必修，老百姓未必相信的新政治理論招牌。在這之前有“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都是“政治理論建樹”，都沒有能夠像“美國夢”在美國人那里一樣，在中國人的“民情”或者“國民精神”上留下什麼痕迹。

如今，“中國夢”的本質內涵被界定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主要動力有三大來源：第一，追求經濟騰飛，生活改善，物質進步，環境提陞；第二，追求公平正義，民主法制，公民成長，文化繁榮，教育進步，科技創新；第三，追求富國強兵，民族尊嚴，主權完整，國家統一，世界和平。這些抽象的完美社會原則，從第一代領導人開始，每一任新領袖都有過大同小異的宣示，而每一次新的宣示實際上都在承認上一次宣示的落空。

在中國，政治理論的建樹是為了打造統治合法性，而不真的是已經找到了實現宏大夢想的途徑，這也是為什麼人們期待着有實質意義的政治體制改革，並將改革視為通往未來的可行之途。理論建樹性質的“中國夢”是不允許質疑和批評的。這也是它與美國夢的另一個不同之處。美國喜劇演員和社會批評家喬治·卡林 (George Carlin) 說，“美國夢之所以是美國夢，是因為它只是一個人人在睡着時才會相信的東西。”與許多美國人一樣，他在美國夢後面看到的是一個神話。在美國的中學和大學里，美國夢是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教學的一個常見主題，老師們也一定會向學生指出，讓每個人都實現美國夢的現實條件目前在美國實際上還不存在，而改善這些條件本身就是必須通過民眾努力爭取才能逐步實現的美國夢。這種教育恐怕也正是中國學校在提倡“中國夢”時非常需要的。

(作者為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